

歷代君臣要略

五

9
3314
5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10

9
3314
5

歷代君臣要略卷之五

臣類第二

去五味均平藏

不名五味均平藏

後漢馮異字公孫從光武拜偏將軍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帝更部分吏卒各隸諸軍也隸屬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帝以此多之也多任重

○丁南湖曰謙退不伐德之至也夏禹以此而為太聖顏淵以此而為大賢吾不知馮異何如人也而乃有此德乎天啓漢之中興篤生賢傑且異好



吾臣要略 卷之五

讀書得之學問。惜乎大功甫就。而尋卒于軍。不復坐享茅土之報也。噫。

○光武時。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爲耻。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宗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

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董請自殺。即以頭擊。楸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謂犯死罪者。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

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項，項也。言不依一屈也。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按金世宗曰：光武聞車令，宜謝主。則非也。

○劉友益曰：董宣不畏彊禦，帝不私其親而容之，非徒容之，又賞賜焉，可謂交盡其善矣。

○吳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太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差，彊人意，謂甚起發人意思。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治行李曰辦嚴。言有素備也。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斤斤，重慎之察也。

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後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

○明帝時，以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督郵，官名。掌勾稽文簿，舉彈劾。惡，今閉其府門，示無事也。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

常募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勅屬縣曰夫江淮之有
猛獸猶北土之有豚雞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
勤張捕張設也設為機穽以伺鳥獸曰張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
貪思進忠善可下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帝聞均各故任以樞機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在刑罰邑人許
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
責輟耕相讓

○丘瓊山曰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勝而義
心微也民間之訟多起於財產兄弟以之而相閱

骨肉以之而相殘皆自此始也為守令者苟能為
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則詞訟不興人和而俗厚矣
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章帝時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
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
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
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
三至之讒史記其茂曰昔魯人有與曾參同名者
殺入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竟
之其母投杼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
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

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語及左傳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鍛鍊成。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閱閱。閱。積功也。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一

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

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丘瓊山曰。第五倫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是即大學所謂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是故人君既正身脩德。躬行節儉。以身示教。爲天下先。復立爲制度。嚴爲禁令。以戒飭夫妃嬪宗戚之屬。左右侍御之臣。內而朝著。近而京邑。使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禮踰制。則天下靡然從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責人而不責己。限踈而不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

遠閭里之間。乃詳爲之制。嚴爲之法。則虛費文移。徒掛牆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嗷嗷之議。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和帝時。許荆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在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丘瓊山曰。荆以郡民兄弟相爭。訟爲教化不行。

而任咎於己。且至上書言狀。乞詣廷尉。然非其平昔設為喪紀昏姻制度。使民知禮禁。而遽然而為此舉。則是矯激好名。非真實也。君子所不貴。

○順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故封為山陽君。陽嘉二年夏四月。地震。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賊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其人。以毗聖政。若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

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變。天下固可憂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

○永和六年。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

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言移檄一曰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永和中。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

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事見國語。晉語。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外諸朝。不取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順帝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于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

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作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充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

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過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人。爲之制服。行喪。送槨。爲負土成墳。

○河間惠王政。章帝孫。孝王閔子也。順帝時。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待卽贊拜。景峙不爲禮。時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簡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桓帝時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
爲滎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子弟就學賑恤窮
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
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
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
一旦之念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
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
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
子

○丘瓊山曰仇香一亭長耳視今鄉老里長之役

而乃能以教化化民爲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
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
於閭里之間凡爲民之長者皆能以教化爲務天
下有不平治者哉

○延熹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
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
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
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
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
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履孰

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
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
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
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
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
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
相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民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
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
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

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
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為文
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

鳥篆。字為蟲鳥形。

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

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置其間。意陳閭里小事。帝甚
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
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
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久。數路而已。夫書
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

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

○真西山曰。詞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耻為之。况人主乎。賦猶無用。况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為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群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為小人媒進之階。况它乎。惟游心經術。恬澹寡

欲。則奸邪無得而窺焉。

○靈帝時。趙苞遷遼西太守。到官。明年遣使迎母。道經柳城。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為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方正學曰。苞能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脇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

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進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乎。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城。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獻帝建安十八年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起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隴右在西方操在關東故曰東方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

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

○二十四年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灋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

謂陳平韓信自楚而來韓信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
 王而蕭曹侯故曰韓最居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
 君侯齊乎言備以一時使忠與羽班而意之輕重則不在此曹操嘗表羽為漢壽亭侯故稱之為君
 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
 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
 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
 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是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
 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
 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曹仁字子孝時為征南將軍縣讀曰懸

關羽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
 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
 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
 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
 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
 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
 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
 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
 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示不伏羽謂曰
 卿兄在漢中德從兄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

卷五
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聞之。封德。二子為列侯。

○諸葛亮佐劉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德政不脩。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

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蔡虛齋曰。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倖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况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疾徐其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後主即位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與也覆審也難於違與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蹠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事有不至至于十友來相啓告此所謂相苟能幼宰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亮躬耕龍畝與崔州平徐庶等友善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

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采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夫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官考工記之言故丙吉

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
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
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
泣三日

○方正學曰孔明以布衣至於為相而人不以為
速以討賊為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為自用兵
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為無勇一國之政賞罰予奪
無所貸人不以為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
人不知其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
以服人也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

及其為相顧乃深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
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未益舉全蜀之士豈
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
也遠而期待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
常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為不可孔明之
為相歛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
皆不及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
哉

○尚書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
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

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四州。荆揚梁益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

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後主建興四年春三月。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
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前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
能行陳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
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
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侍中尚書
謂陳震長

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願。陛下親之信之。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願。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圖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
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答。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

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以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右將軍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

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邪。又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不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患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

○胡致堂曰。孔明器使群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

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建興六年冬十一月。亮聞魏揚州牧曹休為吳陸遜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因祁山之敗。疑魏不可伐。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

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鬚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篡漢。故曰偽。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

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

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竊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張南軒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

○許魯齋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謀其成敗利害也

○初長水校尉長水校尉官名職掌宿衛之兵廖立自謂才名宜為

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游散快快快快心懷忿恨不平之意怨謗

無已亮廢立為民徒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

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後主建興九年李平有罪廢徙梓潼平

嘗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

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形，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魏太祖為相，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入，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入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春，答曰：「老臣

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憚之。

○文帝黃初元年冬十二月，欲徙冀州士卒十萬戶實河南。時管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時天旱蝗，民饑，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侍中在天子左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安能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

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辛毗字。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為爭。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群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群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

○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繁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

之深憂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群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

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袁宏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帝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少府楊阜上疏曰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周禮考工記殷人車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註明堂明政教之堂每筵長九尺謂東西之廣為八丈一尺南北之廣為六丈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周楚靈秦皇為深誠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

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御進也。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丘瓊山曰。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陳群。楊阜皆上疏諫之。明帝不之罪。乃爲之。少有減省。乃手筆詔答。雖不能盡從。其亦異乎。復諫遂非者矣。楊阜所謂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愚以爲非但營建宮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於此即亡。然爲之不已。則必馴致於亡。有此理也。

○帝性嚴急。督脩宮室。有督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秘書監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胡梅磻曰。斯論誠足以矯張釋之之失言。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時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相應。選相爲久。謹尊名。其凡子曰。默曰。沈子曰。

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吳王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

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呼昭還入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不以為惡也王默然歎遂罷酒後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已與通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群臣莫能屈王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折屈也廢失氣也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王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主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

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祭取容。此臣所不能也。王辭謝焉。

○吳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觀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精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禪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寺官舍也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為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心之所主為適。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密以

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未嘗言。吳王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瀆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

○陸遜字伯言。吳孫權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時南陽謝景善劉虞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虞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

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按薛文清

曰。陸遜有先禮後刑之言。亦可謂知治體矣。

○吳主孫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苑中禽獸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驕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寶鼎元年。左丞相陸凱上奏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

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修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
奢。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當疑
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
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
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
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沉浮。若比干伍員。以忠
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
先帝陛下九思社稷存焉。

○吳主政事多闕。建衡二年。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
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陸抗遜子上疏曰。臣聞德均則

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
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
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
遲。黎民未又。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
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
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
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
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
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
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

七條以聞

抗傳云。十一。七條。失本。不載。

○西晉武帝咸寧中。傳咸為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妣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

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太康十年。淮南相劉頌上疏曰。夫細故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實則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翕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矣。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此

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爲過矣。帝不能用。

○惠帝時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百人。傳咸曰無功而受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有極乎。

○丘瓊山曰國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當受爵賞者必須考驗當否而爲之等第。况無功而可一例陞賞乎。夫有功而必陞賞則人幸國家有事而生覬覦之念無功而得陞賞則人得以夤緣作孽而生僥倖之心。後世有欲按功行賞者不可不思。

傳咸之言也

○嵇紹字延祖中散大夫康之子也。惠帝時爲侍中。及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皆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也。

○東晉明帝太寧三年帝崩司徒王道中書令庾亮

尚書令下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成即位生五年矣。群臣進重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大行不反之辭天子崩未行有謚號故稱大行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輿疾而至成帝咸和元年夏六月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郝鑒下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

鯤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中朝謂西晉奏推之於上推按其罪也王道。庾亮不聽乃止。後歷陽內史蘇峻反詔以壺都督大。析東諸軍事及峻戰于西陵大敗峻攻青溪柵壺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壺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眇眇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明帝時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忠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

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俛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俛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稍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俛皆令籍而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俛所貯竹頭作丁也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吳養心曰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俛能勤事如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為習俗所移賢於王導

謝安遠矣

○俛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長沙也佐吏等苦留之疾篤上表遜位俛在軍四十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帝奕時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主苻堅方敗於

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與讀曰豫容暇而安也堅乃爲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奕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即

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後慕容評之敗也燕主慕容暉疑琛知秦謀收繫之至暉降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爲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忍爲况非所及邪

○秦主苻堅時王猛爲丞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

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
白放黜尸素尸素尸位素餐者也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
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
國大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
事我也陽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問申紹
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
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見詩齊宣
王以稷下垂聲見史記田敬仲完傳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
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繼曰是
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高泰字子伯豈陽平所

宜吏乎言於秦主堅堅召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
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
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
○猛寢疾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伏惟陛下威
烈震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
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
善終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
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
覽之悲慟至是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
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

晉書 卷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高泰傳

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爲大患宜漸除之
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
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王猛字景略

○劉友益曰猛負高世之資生亂離之際不得已
而仕秦其心蓋惓惓然以中國之生靈爲念觀其
臨終秦主訪以後事猛謂正朔相承一言其深明
華夷之分識順逆之理也歟

○丁南湖曰王猛之死其苻堅之不幸而實猛之
幸乎何哉猛勸堅勿圖晉固可嘉矣然堅之伐晉
乃其枕戈之志其所以厚猛者蓋欲賴猛爲晉敵

也猛幸而死是以不預淮淝之戰而得免罪於晉
矣使其不死則於淮淝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
能終寢之也不能終寢之則投鞭斷流之策猛其
可預乎預則不患於晉不預則不患於堅此猛所
以幸而死也

○晉徵士陶潛字淵明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
趣博學不群爲州祭酒不久解歸召主簿不就後復
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
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
向鄉里小兒指督郵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

柳先生傳以自况門裁五柳故徵著作即不就號五柳先生潛自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文帝元嘉四年卒號靖節先生

○尹遂昌曰楊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視荀孟以下若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雄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乃侃之孫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其得為晉全人也

○元嘉十八年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州軍事前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帝之愛子

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萬一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賜死

○裴子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而有增於疾疹也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此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

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
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三十年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書以爲舉天下以
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
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犢，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
親是積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凡
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
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眴。瞬眴，傍視也。謂明
也。倣也。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
宮闈。又俗好以毀沈入。沈，言沒也。人
之實也。不知察其所以致

毀以譽，進入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遭毀
者宜擢譽，黨悉庸，則得譽者宜退。如此則毀譽不妄，
善惡分矣。

○武帝好狎侮群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
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僮。江南人呼中州人
爲僮。玄謨，太原人也。故僕射劉秀之爲老慳，顏師伯爲齷。齒，露也。齒，齒也。其餘短
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其狀似崑崙人，令以杖
擊群臣。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媾顏師伯謂儀曹
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
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

相名蔡豫章與宗父廓也嘗為豫章太守故稱蔡尚

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齊高帝時魏人侵齊淮陽圍軍主成買於甬城齊遣將軍李安民周盤龍等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未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眾莫敢當者魏師敗退按世之勇將不少而如奉叔尤絕倫可謂有忠有孝矣

○梁武帝時為梁公廢齊涪陵王寶卷為海昏侯納其妃余氏頗妨政事侍中范雲以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

茂同入見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為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帝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茂帝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按雲茂之諫武帝則是矣而武之許却非而茂之受尤非也何與初諫止潘妃者相反耶隋高頴斬張麗華蓋於此得之矣

○天監六年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未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

時人咸服其無私。後改授侍中。時民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椁。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纒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風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不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以勵末俗。帝可其奏。

○韋叡。梁名將。雅有曠世之度。位人以愛惠爲本。所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倣儒者。雖臨陳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攻魏小峴城。討合肥。援鍾離之圍。厥功特盛。時征北將軍曹景宗與群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此。世尤以此賢之。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入因畫之於壁。以自玩。雖已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時上方崇

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轍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普通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九。

○黃慈溪曰：以轍視賈，進退雖略相當，而功烈過之多矣。若萬石，特一謹厚其人，他無寸長，何足以望轍之一二。而轍顧拳拳於慕之者，明哲保身之道，而君子長者之心也。嗚呼！孰謂齊梁之世，而乃有若人耶？況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化，獨轍不與俗俯仰，所謂中流砥柱，不其然乎？嗚呼！轍亦豪傑之士也哉。

○北魏太武帝時，李順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解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入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太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于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奄鬼逝矣。何用見握節將出，蒙遜遣使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

詔而遽自偃蹇。偃蹇猶言驕傲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

○文成帝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起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入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計者魏主謂

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報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群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析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

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侍。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卓劉文饒。饒之為入。褊心也。性狹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聲低而語緩也。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也。勇風節操也。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

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中常侍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發之於言。則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致慟蓋感其知已之深。○孝文帝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阜茂行化。蝗不入境。宗均事見前。阜茂。漢光武時為河南密縣令。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入。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

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穆矣。穆和也。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前漢書佞幸傳贊之辭。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帝又訪群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家嗣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嘗謂群臣曰：朕始學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

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又損國體。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糶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

○宣武帝時，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魏主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距，雞附足骨，闕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群也。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寧元年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稽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

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茹皓等伏誅魏主愈重光又有芝生於大極殿之西序魏主以示崔光光上表以為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殷大戊時桑穀共生於朝大戊懼而脩德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脩德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大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

居正經各 卷五 四十一

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孝明帝時，行臺左丞辛雄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主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

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夕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懲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

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行臺度支尚書蘇綽上疏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

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財貨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死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

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

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穡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大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

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返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北齊溫公時，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見必遙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常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有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韋孝寬密為謠言曰：

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崩。

高齊姓也榘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

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胡致堂曰：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於是

時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爲上將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于滿溢而光之智皆不及此也其及宜矣

○真西山曰周與齊寔爲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賢能效職齊君昏暴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祖珽以儉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爲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嫉之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寬之謠所以傾光

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主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纔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

○後周宣帝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曰虞書所稱青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夫大赦之文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

惡乎。周主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攝服群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喪居纒踰年。即恣聲樂百戲。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沉酒。旬日不出。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朴。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

者。即治其罪。其八。玄象垂誡。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臧洪。後漢獻帝時人。袁紹殺洪。洪邑人陳容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况比干乎。以樂運忠諫。若樂軍同。日。生。遂亦見殺。况比干乎。以樂運忠諫。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

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子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隋文帝開皇元年。奏減賦役。務從輕簡。上從之。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帝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此。吾無憂矣。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

○陳後主即位。淫虐益甚。禎明二年。吳興章華上書極諫。畧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

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三妃。龔孔張也。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則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伍子胥諫吳王而不聽。曰。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吳卒以亡。帝大怒。即日斬之。後二年。陳亡。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隋開皇九年。滅陳。獲其主叔寶。時高頴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張貴妃。名麗華。本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陳後主甚寵之。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

可留也。斬之。武王伐紂。令軍士斬紂妃姐。已及臨刑。而斬。一笑。百媚。軍士釋然。太公以帛蒙其面。

○隋之滅陳也。清河公楊素引舟師下荊門。遣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佐。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與侯正理助防。官名。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皆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之。

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衛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曹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曹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隋文帝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治書侍御史柳彧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判。決也。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

內。耐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

○時有人告大都督那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工部尚書長孫平進諫曰。川澤納汗。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天。那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

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勅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開皇中。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

聽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業，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太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

改

○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由足以供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正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

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囿去媒，讒佞遠矣。囿，五戈反。鳥媒也。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

名曰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煬帝大業二年徵天下散樂。齊高綺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

太常卿高頴諫不聽。頴退謂大常丞李懿曰：周天元

以好樂而亡。周天元北周宣帝也。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殷鑒不遠。安

可復爾。頴又以帝遇啓民過厚。啓民突厥之君。時入朝。謂太府

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

又謂觀主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宇文弼私謂頴

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

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頴

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

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揚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頴所

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

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頴之力也。及死。天

下莫不傷之。

○十二年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

少。帝問納言蘓威對曰：臣非所司。不喻多少。但患漸

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

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

比見奏賊皆不實遂使矢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
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
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
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伐高麗
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
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釋
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
老革多姦罵威為老革猶言老兵也以賊脇我欲批其口且復隱
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典選濫授
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

厥陰圖不軌者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推謝而已
帝憫而釋之遂并其子孫皆除名

○真西山曰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裴蘊裴矩虞
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
眩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
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
樂土至三萬人於是帝之心蕩于鄭衛哇淫之聲
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
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
有許多賊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蘊威而賊益猖

熾不可復制。不_レ一_レ二_レ年_レ隋遂以亡。原其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耶。

歷代君臣要略卷之五 畢

